

行
水
金
鑑

行水金鑑

行水金鑑

卷第百廿五

運河水

萬曆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上查理沁衛二河疏云牌行該道看得此番行查係奉欽依事體重大駁行二府掌印官行令劉薛二同知及會委臨河汲新河武等七縣各掌印官勘議俱親詣沁衛二河踏勘間當據汲新輝獲等縣社里老等告稱衛河發源在於輝縣蘇門山下其水陡峻通流灌田不過步須並無淤阻其沁水河身寬一里有餘衛水河身寬不過三四丈先年曾遭沁水衝開木欒店蓮花池堤口附近地方俱受淹沒且流入獲新二縣城門用土屯塞

漂流民舍淪沒民田一百二十餘里衛輝府關廂巷
口行舟衝倒民房八十餘間壓死男婦陳可立等百
十餘口等情各具告到官會看得引沁入衛固殺黃
河之流且濟運道之便但恐沁水本大若一入衛河
二水合流勢必滔害不惟各縣民居民田深有可虞
況潞府新建方將高其堤預其防惟恐不固而敢引
沁以貽不測之患等因到府又准本府同知劉應聘
會同衛輝府同知薛應麟關稱各親詣衛河源頭踏
勘得衛水流清土堅原無淤阻雖有軍民水田蓋爲
水由地行故乘勢以資其灌漑非敢阻塞以專其利
也前此雨暘時若源泉不枯河水盈溢漕舟無滯年

來亢旱泉源不流而漳河以下諸水亦俱淺澀因此
衛流愈覺細微此議者不得不歸咎於居民灌田至
于引沁入衛謂於漕河有濟也但查沁水原無支流
可以通衛今欲因衝決之道而遂挽之以入衛則目
前似足以助衛濟漕而將來水緩沙停其終必致淤
塞則既見其利而又思其害是不可不爲深長慮也
等因會關到府尤恐不的隨該本府知府趙以康會
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親詣前項河口逐一踏勘會
看得衛水枯澀併沁於衛則衛水大而漕舟可行豈
不曰運道有所裨益哉但衛小沁大則其勢難容衛
清沁濁則末流必淤如先年沁河一決而臨清東昌

等處遂至淤塞徵之往事竊恐不減黃河之害而又增運道之梗斯時歸咎誰其任之且沁衛地勢高下殊縣必須創開河身沿河築堤此其費地費工固爲不貲而伏秋水漲橫流滔天則生靈城池不可不爲之計也此皆前人已有成說利害較然如曰姑舍是而輕試以建非常之功非職等之所敢擅議也至若引水灌田誠當禁止但末流之微細實起於源頭之枯竭即今三年亢旱泉源幾至不流有如昨歲運道阻澀漕院差官守視衛源盡導上流而管河道亦駐劄輝縣親至泉所禁之非不嚴也斯時田禾日稿而衛水不增則其故仍不係於淤阻也惟是漕運重務

係關匪細合無以後水源有餘則從民之便而不妨
與民同利亦可也如水源不足則禁其引灌而專以
濟漕等情該臣會同巡撫衷貞吉巡按王世揚議得
古今論治水者孰不曰順水之性行所無事哉然而
地當中土勢有重輕利害所關又非可以嘗試而漫
爲者沁河發源西晉經帶河內沛然東下勢若建瓴
惟至武陟城東復折而南與黃河會流以故昨秋瀑
漲束隘難行遂致潰溢直衝木欒店決蓮花口滔滔
東注則引沁通衛其勢良便也但細查衛輝府治地
既卑下河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爲難即今獲嘉已
成巨浸新鄉亦若浮盂該府城垣去河不遠衝決之

患殊爲可虞況今藩封新建關係尤重昔人所謂不
與水爭利者誠有不得而槩論者矣且沁水沙多善
淤一入漕渠淤墊閘座昔有左驗恐利未得而害且
隨之也旣經道府勘議明悉又該臣等親閱相同仍
應堅築堤壩寬闢河身務使南行無滯庶爲長策至
于漳衛上源據稱天旱泉微誠有之矣但民間灌溉
壅遏泉流致妨運道合行該道將一應私壩悉行拆
毀如遇雨少泉微盡令導入漕渠以濟糧艘河北分
巡道仍不時周行巡察禁治如有阻撓許巡漕御史
拿究如是則沁不得以病衛衛又得以濟漕其于國
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已畧見實錄再
書其全疏於此

又查理河漕疏云

照得國家定鼎燕京歲輸漕糧四百萬石運艘涉江
淮經徐邳入運河抵京師濟寧以北必資汶洸泗沂
諸水而徐邳以南必資淮黃二水濟之俱會淮安外
河掠草灣歷雲梯關入海北高南下勢若建瓴淮弱
黃強時有衝阻弘正以前姑不必論嘉靖末年河道
日益多故歸德而下丁家等口忽然衝塞黃水不從
小浮橋故道達徐初徙於溜溝再徙於秦溝三徙於
濁河口於茶城相近全河逆行至嘉靖四十四年徐
邳一望瀰漫不辨州里該先任尚書朱衡改建南陽
新河運道復通自老黃河故道旣失雲梯海口未疏
隆慶年間河決於崔鎮淮決於高堰寶應興鹽等州

縣遂成巨浸水泛沙停轉運甚艱至萬曆六年先任
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堤盡塞諸決東水歸海使
由故道民獲安堵漕得順利已逾八年其功昭昭在
人耳目惟是支河旣塞海沙尚高一帶河身日漸淤
墊決塞之患比歲稍多在淮安上流不分全河直衝
范家天妃等口通濟福興諸閘歲苦衝淤王公堤屏
蔽清浦歲遭二瀆噬射隨修隨圯勞費不貲在徐州
下流不分黃水倒灌古洪內華諸閘淤塞日久今幸
極力挑通萬一黃河暴漲不免復淤阻滯運道關係
不小高寶一帶由淮引黃河渠日高雖有河堤越河
足避風濤然邵伯寶應二堤尚未包砌土堤單薄巨

浪乘風傾潰可慮善後之計不可不圖謹將淮揚應
議應舉工程欸列開呈等因到臣臣先同劉懷恕等
自上而下由豐沛經徐邳以至桃清復同侍郎舒應
龍等自下而上由清浦以至古洪梁境一帶或艤舟
閱視或登陸荒度看得豐縣田劉口河勢掃灣原有
縷堤坍入河中新築月堤一道堪以防禦郭家灣是
頭灣栲栳灣等處雖係迎溜見今修築埽壩亦無大
害徐邳自桃源五百餘里河身就下河岸甚高遙縷
二堤俱無衝決歸仁集高家堰范家口續修石工俱
各堅厚寶應越河運艘甚便惟古洪河口去秋濁河
倒灌今雖挑通尚屬可虞清江浦一帶運河與黃河

僅隔丈餘王公堤二百九十丈二瀆南徙衝刷日甚堤懸一線勢甚危急至於高寶西堤邵伯石堤俱屬要害委不容已一一查閱明白議照我國家輓漕東南全賴河渠古洪以北必資汶泗諸水徐邳以南悉藉淮黃二瀆河雖不同利害相因故理漕必先於理河治黃卽所以治漕誠不可一日不講也然徐州以上之河恐其潰而入有衝決之患徐州以下之河恐其潰而出有漫散之虞審水性之順逆酌時勢之緩急要非可以執一而論者往無論矣嘉靖初年河漸北徙濟寧魯橋以下河道淤填至嘉靖十三年該副都御史劉天和挑濬河身復修閘座四十四年河決

沛縣舊河淤塞該工部尚書朱衡開通南陽至留城
新河徐邳以上河道賴之隆慶以來黃河決崔鎮等
口淮河決高堰等處二瀆漫流水緩沙淤運道艱阻
該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堤盡塞諸決兩河復合
沙刷水深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徐邳以下河道賴之
雖先後河臣經畧良畫尚不止此此其功之最著者
也惟自萬曆十四年以來清河以下一決范家口而
全河幾奪一決天妃壩而福興漸淤徐州以上濁河
灌注古洪阻塞要害之地委屬可虞然則有思患預
防之心者安得不爲補偏救弊之謀哉但據稱上源
小浮橋之路久塞故道當復也支河當開也下流之

老黃河難復三壩當拆也草灣當濬也此其計慮甚周而用心良勤矣臣等隨處查勘虛心商度故不敢曲徇以苟同亦豈敢有心以求異然而勢當酌其所急功必期其可成苟或心思雖竭而經理實乖議論雖多而治效則鮮於河道終無補也今據司道會詳臣等復加酌議謹將應舉應停工程事宜欸列分別上請其當行者雖無新奇之見而實切於事機其當止者雖嫌意見之殊而實採之輿論河漕重務彼此何心要皆求以便國計謹題請旨

條上一十四
欸畧見實錄

又疏云

照得國計莫重於漕河漕河必資乎水利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輓漕東南自徐邳以北臨清以南千

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之水以濟運道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汶流分濟南北則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也其間設官立法建閘築壩至精至備二百年來運道其永賴矣第泉源雜于沙礫則湮塞甚易湖地侵於豪右則清復爲難至於事權間多牽制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地脈漸微運艘經行不無遲滯乘時經理委不容緩茲者上厪聖懷特申聖旨臣等周行河上逐一查勘博采羣策列爲八事雖率循不外于舊章而經畫似關乎要務謹題請旨 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查得會通河南北千里盡賴十八州縣百八十餘泉之流分爲五派至

于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入南旺者爲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爲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夫藉泉以資運則涓滴當惜必使源流充溢庶於漕渠有濟若養身者氣血周流無滯始無壅閼之患也乃平昔之疏濬旣疎天時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近據管濟寧道按察使曹子朝分守濟南道叅政呂坤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等六泉新泰縣劉官莊等五泉萊蕪縣韓家莊等五泉東平州源頭泉一處曲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導入汶河堪以接濟則自此之外安知無湮沒於沙礫而散漫於草莽者乎但濬泉雖

易治汶實難蓋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又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者濬爲河泓俾深五尺闊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壑亦易矣然各泉坐落各府州縣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三四百里管泉分司豈能遍歷近奉聖旨各分守道兼管已爲得策矣臣以爲仍當責成各州縣掌印官督率夫老不時疏濬每年終分守道會同管泉分司將各官新泉搜出若干舊泉廢棄若干類報總河衙門分別獎戒庶人心有所警惕而泉流足濟運道矣一復湖地以預瀦蓄查得山東泉源有時微細故設